



# 為什麼普通話 沒有“洗面”的說法？

陳志強



**早**上起來，我們一般都要用清水和毛巾等物，把面部清潔一番。這個動作，澳門、香港、廣州都稱之為“洗面”。但普通話卻把這個動作叫做“洗臉”。在普通話裏，是沒有“洗面”這種說法的。筆者曾檢索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裏面就沒有“洗面”這個詞語。相反，它在“用水或汽油、煤油等去掉物體上面的髒東西”這個說解下，收了“洗臉”一詞。要知道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主要是收錄普通話詞語的。

為什麼普通話沒有“洗面”的說法？要說清其中的道理，就非得要對“臉”、“面”兩字的發展史來一番盤根究底不可。

別看在今天，“臉”、“面”是同義詞，兩字經常出雙入對，形影不離；但若細究起來，“面”字的年紀，是比“臉”字大了很多很多的。據專家研究，甲骨文就有“面”字，《尚書》裏的《周書》就出現了帶有“面”字的文句。這就可見“面”字資格之老，歷史之長！而“臉”字呢，直到東漢，許慎先生編《說文解字》的時候，“臉”字還是芳蹤杳杳。您查遍《說文解字》，也找不到半個“臉”字！原因無他，這時候全中國都沒有“臉”，它還沒有被造出來呢！

行文到這裡，聰明的讀者一定悟出，“頭的前部，從額到下巴”的這個部位，古人也就只能叫“面”。即我們今天說“臉”的地方，我們的老祖宗是叫“面”的！

您說得非常正確，文獻中有大量的例子支撐您的看法：



《左傳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：“狄人歸其元，面如生。”

這句話的意思是：狄人送回先軫的人頭，他面部的神態就好像活著時候那樣。

《戰國策·趙策》：“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，老婦必唾其面。”

這句話的意思是：再有說要長安君去做人質的，我一定要朝他的面上吐口水。

以上兩則是先秦的例子，我們再舉兩個唐代的：

崔護的《題都城南莊》：

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
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您看，崔大詩人說的是“人面”，而不是“人臉”！

白居易的《賣炭翁》：“滿面塵灰煙火色，兩鬢蒼蒼十指黑。”

白先生是說“滿面”，不是說“滿臉”！

可以想見，當時我們老祖宗表示洗“臉”時，說的是洗“面”，就跟今天的粵港澳同胞一樣。

那麼，“臉”字呢？它的情況怎樣？您別焦急，咱們馬上就要說到這個可愛的小“臉”了。

“臉”字到底在什麼時間出現的？專家的看法不一致。有說在公元四世紀，也有說在公元六世紀。咱才疏學淺，也弄不清誰對誰錯。這筆糊塗賬，就讓專家們繼續去搞明白吧。雖然在“臉”的生日的問題上，學者們在打口水仗，但在“臉”剛出生時的詞義是什麼？這一點上，專家們的意見卻是驚人的統一。他們一致認為，開始時，“臉”並不是指整張面





孔，而是面孔的一小部分——面頰。學者們的看法是對的，古代的工具書也是這樣記載的。如《韻會》：“臉，目下頰上也。”實際上，開始時“臉”是指面上搽胭脂的地方，所以當時古人稱“臉”，通常只限於婦女。這時候，“臉”當然還不是“面”的同義詞。如：

梁簡文帝的《妾薄命樂府》：玉貌歇紅臉，長嘖串翠眉。

江總的詩：翠眉未畫自生愁，玉臉含啼還似笑。

您看，又是“紅臉”、又是“玉臉”，脂粉氣何其濃也，其指女性，應該是很清楚的。

既然“臉”只是指面頰，面上搽胭脂的地方，而人的面孔是有兩個面頰的，因此，在古人看來，一個人是有兩個“臉”的。如：

晏殊的《珠玉詞》：“芳蓮九蕊開新艷，輕紅淡白勻雙臉。”

晏幾道的《小山詞》：“輕勻兩臉花，淡掃雙眉柳。”

親愛的讀者，您千萬不要被詞中的“雙臉”、“兩臉”等詞所嚇倒，以為踹到了什麼怪物；其實這兩位晏先生筆下所寫的美女，恐怕比你我都漂亮！

“臉”這個小東西，有一個可愛的特點，就是與時俱進。慢慢地，它已經不滿足於只表示面頰了。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它逐漸把自己表示的範圍，從面頰伸展到整個面部。當然，一般人可以把這種行為稱之為“侵略”，但語言學家們卻認為這很正常，這正是我國詞義發展的一種重要的方式。而且，這種重要的方式有一個非常好聽的名字：詞義擴大。

當“臉”表示整個面部時，它與“面”才成為一組同義詞。

“臉”什麼時候完成從表示局部到表示整體的演變的，具體的日期已不可考，但最遲不會晚於十一世紀。因為成書於該世紀的工具書《集韻》，已經收錄“臉”表示面孔的意義了。

“臉”的新義誕生後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，慢慢地，它取“面”而代之，人們不大習慣說“面”，而說“臉”了。如吳承恩的《西遊記》，在寫到孫悟空變成牛魔王從羅剎女那裏把芭蕉扇騙到手後，下面便是這樣的文字：



大聖聞言，切切記在心上。卻把扇兒也噙在口裏，把臉抹一抹，現了本像。厲聲高叫道：“羅剎女！你看看我可是你親老公！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！不羞！不羞！”

注意：吳承恩是說“把臉抹一抹”！可見，我們上面所說的“臉”取代“面”，的確不是向壁虛造。

還值得注意的是，“臉”取代“面”的過程，從全國來看，發展不平衡。在我國廣大的北方地區，這個過程已經或基本結束，所以北方地區沒有“洗面”的說法，而說成“洗臉”；而在粵港澳這些南方地區，由於種種原因，這個過程幾乎還沒有開始，所以還保持老祖宗的“洗面”的說法。眾所周知，普通話是以北方話作為基礎方言的。既然北方話沒有“洗面”的說法，普通話自然也沒有了。

粵港澳的同胞們，我們在講普通話的時候，對“面”這個字要多個心眼。不但“洗面”要說成“洗臉”，就是“面盆”也要說成“臉盆”，“面巾”當然也要改說成“臉巾”了。

不過，也要防止“逢‘面’改‘臉’”的傾向。因為語言的演變是一種複雜的現象。新詞的出現，不一定意味著舊詞在社會上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就拿“面”字來說，雖然被“臉”字所取代，但正所謂“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”，它仍然在一些陣地固守著。特別是在一些較古雅的詞語，或是在書面語和一些習慣性的說法中。如：面面相覷、面授機宜，面紅耳赤，面對面談清楚，這些地方都是不能把“面”換說成“臉”的。

有讀者可能會說，照你這樣講，那麼，要學好普通話實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是的，筆者確實有這個意思。有人把普通話當成“閒科”，以馬馬虎虎，隨隨便便的態度去對待它。那麼，我敢說，這種人再學十年，也還是把“坦克”唸成“坦黑”的。但普通話又是能學好的。據筆者所知，中央電視台操著標準普通話的播音員，大多數都不是北京人，他們原來都是講方言的。所以，還是那句話：普通話是一門學問，要學好它，非下苦功不可！

